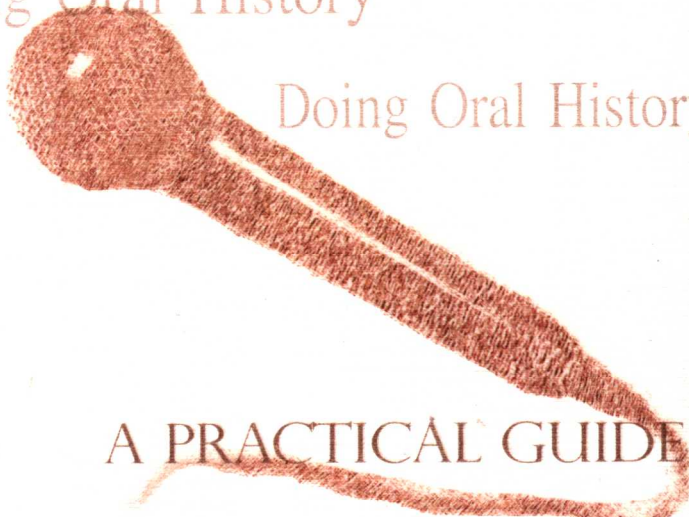


Doing Oral History
Doing Oral Hist
Doing Oral History
Doing Oral History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D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实务指南
(第二版)
DOING ORAL HISTORY

[美] 唐纳德·里奇 (Donald A. Ritchie) / 著
王芝芝 姚力 /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实务指南 (第二版)

[美] 唐纳德·里奇 (Donald A. Ritchie) / 著
王芝芝 姚力 /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美)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

ISBN 7-80170-448-7

I. 大… II. ①里… ②王… III. 历史—研究方法
IV. 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496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4358

Copyright © 2003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Doing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U.S.A.

本书译自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 *Doing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的英文版。

© 2006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人 周一
责任编辑 陈捷
装帧设计 姚洁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印张 2 插页 30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内容简介

就书名*Doing Oral History*而言，顾名思义，重点是围绕在“做”上，强调的是由实践操作来学习的理念。因此，作者对于口述历史如何筹划，如何行动？如何开辟经费资源？访谈时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保护受访者的版权？访谈者如何通过访谈技巧搜集有用的资料？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科技？如何保存访谈的记录、磁带、光盘？如何利用口述历史？等等，都交代得无微不至，使本书成为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

本书的特点是，全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以大量实际案例，轻松、简洁、准确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并指导工作者避开陷阱和错误。

本书最成功的是，读其者会体认到：人人都能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应做口述历史。

出品人：周五一

责任编辑：陈捷

装帧设计：姚洁

作者简介

唐纳德·里奇 (Donald A. Ritchie) , 现任美国参议院历史室特邀历史学家。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 在马里兰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编过“特威恩口述历史系列”丛书, 出版了几部美国历史教科书及多部学术著作。他曾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 也曾在美国历史学会等研究机构任职, 并以其20多年的访谈经验于美国各地主持各种口述历史计划及研修营。因对口述历史的特殊贡献, 他曾获得代表美国口述历史界崇高荣誉的“理查德·利奥波尔德奖”和“福里斯特·波格奖”。

译者简介

王芝芝, 中国台湾著名历史学者,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各校历史系所专、兼职教授。她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获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M.Pil课程肄业。专攻西洋近代史、西洋城市史。曾历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论文、撰述作品散见于台湾各大学学报及相关期刊。

姚力, 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候选人, 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前言与致谢

过去十年来，口述历史研究领域内的众多发展不仅修正了这本书，更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了挑战。当初的那些建议还有多少是有效的？有哪些建议已经过时？哪些新方向是方法论上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技术性的进步？即便音像记录技术有了迅猛的革新，还有哪些建议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可供借鉴的？

我们能够举出大量的新案例和著作来支持那些口述历史访谈的准备、制作和后续处理过程的原则，幸运的是，上述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基本原则仍然是相当稳固的。口述历史的最大变化是第三次浪潮的冲击。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预言，经过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电子化时代，这一时代将在生产、教育、治理和交流方式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自那以后，个人计算机、电子邮件和国际互联网站的涌现证实了托夫勒的预言。口述历史的出现还归功于机械设备的进步，从磁带录音机到抄录器再到摄影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已经迅速步入了新的数字化时代。研究者们愿意采用新技术来改善他们的访谈和记录技术，扩大对自己工作的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自己的历史。

新版的所有章节都可见到数字化革命的影响。考虑到现在的记录可以用磁盘和数码相机来完成，新版删除了大量的“录音”参考。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本书还将严格限制推荐具体的设备或软件程序，因为这些设备或程序都可能会过时。但是，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议题，即什么时候考虑采用新技术。数字化革命的成果之一是H-Net网站一览表的创立，各个领域的专家们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列表服务在该网站上交

流。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 H-Oralhist 网站名录做出贡献的口述史家们，他们利用网站相互提问和解答、发布申明和告诫，并基于各自的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实际可行的建议，我将他们的工作都整合进了这本《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网络的出现使口述史家们喜忧参半。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吸引更多研究者和普通民众关注我们的访谈和了解我们工作的途径后，我们发现，网络最适合用于发布一些收藏目录、访谈抄本和音像记录，以及一些相关的案例和大事记。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可以远程虚拟访问档案馆、在线阅读整部抄本或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做一些文字查找工作。学生们对新媒介的利用和网上获得访谈的“命中”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档案馆所能支持的文献流。但是与此同时，网络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在口述史家中间引发了大量关于什么样的方法才适宜将口述历史研究继续进行下去的讨论。鼓励口述史家们上网的好处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已成为本书讨论的一个主题。

除了对数字技术的兴趣外，口述史家和公共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正日益逐渐地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从官方历史、游行和重新颁布法令，到公众纪念碑和标志性建筑，历史学家围绕这些公共记忆的主题，审视人们是如何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来建构他们的过去的。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集体记忆能够保存或是歪曲一个社区的过去时，他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口述史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从加利福尼亚蒙特里贝的口述历史与社区记忆研究所和档案馆、印第安纳布卢明顿的历史与记忆中心，到南非好望角的大众记忆中心，大量以记忆来冠名的口述历史计划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

大学校园内出现的机构审查委员会也深深地影响了口述史家们。成立这一审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医学和心理学等关于人的研究，其后这一机构又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它经常把为基于问卷和定量方法设计的标准，滥用于评判口述历史的开放式访谈。为了处理这一麻烦的议题，口述历史协会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正努力找到一个变通方式来保护口述历史研究的学术自由。

一个更加有积极意义的趋势是口述历史的全球化。虽然过去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但是数字化革命以及突如其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已经扭转了口述历史研究的范围，现在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前苏联、亚洲、非洲、南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等世界各地。从前的社会制度和殖民权力的文字记录的缺乏，强化了对口述历史研究的需求，或者说是要要求。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了口述历史研究的价值，并开始成立和支持各种口述历史研究计划。与此同时，口述历史的民主驱动力也已经说服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口述史家们逐渐开始培训学生和社区成员怎样收集他们自己的访谈资料。从《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一版面世以来，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研讨会相继在瑞典、巴西、土耳其和南非召开，每一次会议都出版了多卷本的会议记录。本书中大量新材料的引用更是证明了口述历史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兴盛。虽然每个口述史家研究的地点不同，主题各异，但是他们在方法和技巧的运用上仍然有很多的共同点。总的来说，口述史家们面临的口述历史的趋势是，面对相互分歧的观点，不是证实了他们的假设，而是混淆了原来的认识。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否定预料外的结论，而在于欣赏这一没有预料到的发现。尽可能的将不同的声音都反映到这个故事中来，口述历史不是简化历史描述，而是使得它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趣。

“噢，你做的就是那种有声历史吧。”有人试着揣摩什么是口述历史时曾经这样说。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口述历史的确依靠说话，只是说话的内容大部分来自受访者的讲述。访谈者的任务是事前要做仔细研究，然后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他们必须压抑着想说话的冲动，做个安静的倾听者。有趣的是，这群在访谈时自我约束保持沉默的人，他们一旦聚在一起举行学术讨论时，一个个又变得十分健谈。事实上，口述史家都是很健谈的。作为史学界唯一专门和活人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友善到足以与受访者建立起和睦的关系，让受访者轻松地以开放坦诚的态度面对访谈。身为“发问专家”，口述史家对自己的概念、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经常提出问题，反躬自省。这些收集历史声音的人们，他们也希望人们听到他们关于如何制作和利用口述历史的声音。

如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不在做口述历史。从蜡盘滚筒发展到有线录音机、圆盘式到卡式录音、录影带，再到自动数码录音和迷你光盘记录，自第一个录音设备出现后，访谈人员便开始利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访谈对象有政治家、示威抗议者，有原住民也有移民，有艺术家也有工匠，有士兵也有市民，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中人。他们不仅已经记录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员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小城镇和偏远乡村内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意识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就开始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重新建构起更加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

口述历史档案馆的设立遍及全世界。在美国各州，它的范围由只储存几盘录音带或录影带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到收藏成千上万从录音带转录下来的抄本的主要大学图书馆。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家收集的口述证词包括：国家公园和历史遗迹、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以及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等。长久以来，这些口述记录又以各种形式回馈给普通大众，如书籍、文章、博物馆展览、民俗节日、广播节目、电影纪录片、网站等。总之，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口述历史与声音记录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人们远没有充分认识到口述历史运动的深远影响。尽管最早的回忆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有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关1863年发生在纽约市的那场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资料，但是大部分的访谈所收集的还是一些当代人物关于时事的讨论。个别研究者们通常不必等候收藏口述历史的档案馆开放其访谈的记录，只要带着录音机，便完全可以去找那些愿意回答问题的人去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然而，世代更替，当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过世后，后来的研究者就只能依靠前人所收集、处理并保存在档案馆里的资料了。这些未来的研究者将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今天的口述历史资料中有多少会被认为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字记录的重要补充，或者因其记录的肤浅与繁冗而被抛弃呢？我们的工作有多少能被保存下来，又有多少将会失传呢？口述史家

必须以超越眼前需求的眼光，去思考自己留给未来的作品的实质是什么？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同时也针对目前作业的习惯及其产生的问题提供了解答。这种问答模式的设计，其原意并不是想编辑一本权威性的“教理问答”，而是希望能如同口述历史访谈一样，让读者与作者彼此进行对话。问题的范围从开放式的自由问题（如：何为口述历史？）到特定的具体问题（如：抄本应否让口音和方言重现？）全部都有。这些问题的特定对象是口述历史的工作者：这些人正在执行大型计划；或从事单个研究；或建立口述历史档案馆、录影和教学，以及各类公开展览。目的是让他们由这些问题获取口述历史的致用之道。这些问题曾在口述历史训练班里被一再讨论，也是初次涉足口述历史研究的人最爱提出的问题。这本书提供的答案都是现实可行的，但同时也遵守了口述史家集体设计和推广的标准。有些问题是由比较有经验的口述历史的实际工作者提出的，他们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一再反思自己的方法和使命，寻找获得一些不管是行家还是新手都能受益、确实可行的答案。

在口述历史运动的早期，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主任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由于每个研究者的个性和风格不同，每个访谈计划又有各自特殊的要求，因此，任何一本单一的著作对口述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都是有限的，他为访谈者缺乏一本可供指南的工作手册而深表遗憾。而其后涌现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手册和田野调查指南。这些作品反映出有许多学科正在使用访谈技巧，也反映出许多差异性。差异来自于彼此有不同的使用标准、作业方式、写作当时所用的技术，以及作者本身不同的兴趣和背景。历史学家、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工作者、新闻记者、语言学家和老年医学研究者，都曾写过这类作品。本书既吸取了上述这些卓越的学术作品的知识，也总结了我个人研究的经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口述访谈是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曾为美国参议院历史研究室执行过口述历史档案计划。虽然我的工作大多是政治史和公众历史研究，但是我也曾接触过许多州属、地区性、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口述历史协会，因而有机会看到

这块园地的深远范围和深具创造力的种种变化。

从1988年到1991年，我配合口述历史协会努力修订和改进口述历史的专业范本和标准，并提出评估的指标。在这样一个多变且充满活力的领域里，经过整整一代人的使用后，这些基本要素显然也需要重新鉴定。于是，若干特定委员会着手进行有关口述历史的种种研究，包括访谈、后续处理、录影、口述历史教学、个别研究者的角色，以及工作伦理等。委员们对于口述历史所涵括的每个层面都曾加以研讨、辩论，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相继两次发表在口述历史年会上，而后进一步地讨论、修正，直至最后采用了新的准则。由于口述史家代表着许多目标和术语不同的学科，因此，讨论过程中的分歧很多，甚至彼此为作业方法的不同而在会上大声争论。经过这些程序，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所得成果也已编入本书（并重新整理在附录一中）。

并不是每个口述史家都同意收在本书中的每一个论点，因为制作口述历史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有时那些不寻常的作法反而更有效。将原则和标准建立起来，这一立意固然很好，然而每条规定之下，总还是存在着一则行得通的例外——口述历史学界欢迎创意和想像力。本书并不想让访谈者如同士兵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排队行进，而只想协助他们先仔细思考自己即将要进行的工作，并且能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本书随后各章所提出的问题与回答，要解决的是许多从事口述历史的新手心存畏惧甚至被吓倒的原则以及一些潜在的陷阱，但是，对这些困难有所觉醒，就不会使我们的工作瘫痪、知难而退。口述历史的访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和值得纪念的人物当面晤谈，为未来的人保存一些此时不做就会被忽视、遗漏的历史侧面，却是让人深感心满意足和有所收获的。

大多数的口述史家都是边干边学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往往也是做过访谈以后才形成的，并不是事前预设的。本书的主旨是为那些正在从事规划、处理和收集口述访谈的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合理的解释，其重点就是去“做”。规划是确保口述历史成功的要诀。但是我也曾经见过计划执行人经过多年焦虑，却无法实际地进行访谈

的。他们担心如何去筹集资金、哪类问题是合法的、该访谈哪些人，以及计划该解决的其他附带问题。我对他们的建议是，停止担心，实实在在去做一些访谈。先从小规模的计划做起，再随着经费的取得和工作中经验的积累而逐步拓展。只要能完成一个访谈，整个计划就有了具体的实例，就可作为成果证明，呈现给资助者，也可以作为一个范例提供给义务访谈者。即使一则很差的访谈，也还是可以成为该计划的反面教材，提供给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苦心盘算、犹豫不决和推托耽搁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受访者可能等不及访谈便去世了——口述史家永远都必须和寿命做现实竞赛。

每个口述历史的制作费用相差很大，采用的技术也日新月异，因此，本书不计算诸如访谈每小时的费用或制作抄本的费用等等，也不推荐或保证特定具体的设备。因为，等到这本书出版时，恐怕这些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我建议那些打算开展口述历史计划的读者们，最好就费用估算和技术采用两方面的问题，就近向所在地的口述历史计划主持人请教。本书也不提供录音带或是摄影机等机器操作说明，因为，作者除了知道怎么开动录音机、定时地查看、确定录音机是否正常运转以外，在机械技术上并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本领。本书提供的不是菜谱似的作品，所以，也不提供作料和成分、确保成果的品质或是烹调的要诀。相反，本书提供了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广泛讨论，随附的注释和书目能够用来提示专业质疑和检索专业资料。

书中每一章呈现的是与口述历史相关的各类工作内容：开启计划、进行访谈、访谈后续处理、个别研究的访谈使用、录影、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访谈收藏、教学、向公众展示资料，等等。口述史家很少全程参与这些作业，他们大部分仅专注在某几个方面。但是，读者们不应该画地自限，而应该探讨、研究口述历史的复杂性。访谈者需要了解档案管理者在这些作业程序上有什么要求，反之亦然，档案管理者也应当知道在访谈的作业程序上他们该做些什么；老师和学生必须考量公开展示的每个层面；录音访谈的人至少应该对录音有些好奇心才行。书中各章提供了口述历史每个领域的入门一瞥，也引导读者做进一步的研读。

无论如何，比任何书写资料对我更有帮助的，是多年来我与口述史

家们所做的讨论和经验交流。这里，我特别感谢的是特里·伯德维斯特尔 (Terry Birdwhistell)，他不但督促我写作本书，而且在我撰写时提供建议和编辑方面的判断。马莎·罗斯 (Martha Ross) 引导我以口述历史为研究的工具，并将口述历史协会的网络介绍给我。还要感谢理查德·贝克 (Richard Baker) 给我机会在参议院设立口述历史计划，并且通过对参议院和工作官员的观察，得以揭开参议院的历史，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

感谢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罗纳德·马塞洛 (Ronald Marcello) 和莉拉·戈夫 (Lila Goff) 授权支持、修正口述历史协会的规则、标准和评估准则。为配合这项工作，我们特别获得委员会的主席们——谢娜·格卢克 (Sherna Gluck)、琳达·肖普斯 (Linda Shopes)、帕梅拉·亨森 (Pamela Henson)、巴里·兰曼 (Barry Lanman)，乔治·梅哈菲 (George Mehaffy)、特里·伯德维斯特尔和其他所有委员们的通力合作。在这个计划中，由交换备忘录、起草报告、电话磋商到面对面会谈等，我经受了作为口述历史学家的全面再教育。

许多的同事和朋友都慷慨拨冗阅读本书，并就各个部分提出了睿智的批评。他们是弗兰克·克利尔菲尔德 (Frank Clearfield)、梅吉恩·丹尼尔斯 (Maygene Daniels)、巴里·兰曼、戴维·莫尔德 (David Mould)、约翰·诺伊恩斯奇万德 (John Neuenschwander)、玛丽·凯·昆兰 (Mary Kay Quinlan)、特里斯·肖尔兹曼 (Terris Schorzman)、布赖安·威廉斯 (Brien Williams) 和马克·扎德罗兹尼 (Mark Zadrozny)。精于培训访谈者又是口述历史方法论多产作家的查尔斯·莫里西 (Charles T. Morrissey)，他随时都会寄来录音带，并在编辑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看法。卡洛姆·戴维斯 (Cullom Davis)、迈克尔·迪瓦恩 (Michael Devine)、罗纳德·马塞洛和约翰·诺伊恩斯奇万德在若干次职业棒球春季热身赛期间，提供了令人愉悦的休闲活动，让大家在造访之时，能在球赛局与局之间讨论口述历史。我在牛津的得力编辑南希·托夫 (Nancy Toff)，熟练地实施着她的口述历史工作。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安妮·里奇 (Anne Ritchie)，她在华盛顿为国家画廊担任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她的陪伴、建议和敏锐的记忆力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依赖。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I
第一章 当代的口述历史	1
记忆与口述历史	16
公众历史与口述历史	27
第二章 开展一项口述历史计划	33
经费预算与工作人员	37
器材设施	44
后续处理	51
法律上的考量	63
档案保管与网络	67
第三章 执行访谈	73
筹备访谈	75
部署访谈	79
进行访谈	81
结束访谈	101
第四章 在研究与撰述中应用口述历史	103
口述证据	111
出版口述历史	124
第五章 口述历史录影	131
场景与设备	137
录影带的保存与使用	144
第六章 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保存	155
口述历史收藏的管理	162

有声记录	166
口述历史档案馆的数字化	174
访谈捐赠	181
法律考量	184
公共计划	187
第七章 口述历史教学	191
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的口述历史	197
大学与研究所教育中的口述历史	212
机构审查委员会	220
第八章 展现口述历史	227
社群历史	229
家庭访谈	237
口述历史的医疗用途	240
博物馆展览	244
无线电广播与口述历史	248
舞台上的口述历史	251
光碟与网络	253
附录一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	261
附录二 法律授权样本	265
注释与参考文献	269
相关文献	295
网络资源	313
重要名词英汉对照	317
译后记	319

1

第一章 当代的口述历史

虽然有许多专业历史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的工作,但是进入这领域并不需要历史学的学位……

口述史家的工作就是把受访者从怀旧的情绪之中抽离出来,坦然而富批判性地正视过去。

如果过去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哪样的?

什么时候改变的?怎样改变?为什么会改变?

何谓口述历史？

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影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记录、抄本、目录、图片和相关的纪录片资料也可以传到网上发表。口述历史不包括无特殊目的的随意录音，例如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的白宫窃听录音；也不涵盖演讲录音、秘密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日记，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¹

口述史家设定进行访谈的标准，以及对待受访者的伦理道义原则，为的是避免重蹈覆辙，一再犯错。然而，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每种规章总另有行得通的案例出现。富于想像力的访谈者们不断在新方法和口述历史的用途上进行开发，并分享成果。针对口述历史的进行程序的定义或是任何访谈方法，也一定反映出特定的计划目标、所有的资料，以及其他的实际考量。²